翠娱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十

祭文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十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參閱

○○程次公行畧

新安有程次公者豪朋人也所居之地能使其地之人樂而争有之業鹺于淮淮人惟恐其不淮移而之武林武林人惟恐其不武林客金陵金陵人惟恐其不金陵然而次公實新安人也次公姓程氏名道廣更名希皐字幼和別號弁丘世爲歙槐塘名族云父

先娶于唐生道文。又娶于余。而生次公。祖野亭。十世而上曰訥齋。顯於宋。又上三十九世。曰玄滁。又上十四世爲晉新安太守元譚。始居歙。基程之受姓遠矣。公生而端慧。就外塾。所授書一再過輒上口。㸌有幹局。其父名儒也。雅不欲限以學究。將以世務鍊之。有所經畫。每與裁決。使治生曰。貨殖非小道也。經權取舍。擇人任時。管商之才。黄老之學。於是乎在。姑使試之。使得自以其意通賓客。客多而不雜。年二十七。命治鹽筴于淮。兼以其地近金陵。俾得遊棲以廣其意。

應前所不任人

轉入客曰妙

入貲南雍馮祭酒見而器之身爲成均弟子口不言錢而淮之部署胸中畧井井矣歸籍其子母全而報之父念廣陵去家遠心動思歸不必時至樂武林湖山之勝距新安可朝發夕至且曰廢居之道何地不可施改其醝于武林族子有材而失職者察其可任一以委之若不如有生計者大率如居金陵時然倍息者再任人之效也而客曰仁心爲義賢士大夫樂與之遊嘗貸其孝廉金辛丑孝廉成進士卒于邸舉券焚之人以此知貸金非以孝廉故也益多之稱程

次公程次公云往來書問咄嗟削牘詞理可觀有陳孟公之風浙之藩臬守令爭以客禮之然無所請事至從兄見陵于賊而富者躬囚服出埋之無何聞其父病跣而歸病良已反杭兩月而父病不起居喪易而戚鄉里法之自是亦不復為往時遊矣一室之中圖史為隣延名師友課其子能文章今長男瑄在予門者是也暇日輙與名僧坐斷橋遇緩步至者即與飲不通名而去癸卯還新安會歲大祲穀貴邑令勸糴首出千石應價為之平丙辰丁母艱所委武林族

子會計者又死餉影單外將反淮上故業會姊之子黃歸自燕盛言燕中都會質庫歲息可十五公亦欲乞一官先舉千金授之不責券將盡室就道而黃之千金業付酒家胡矣公一無問而生計稍落遂由金陵再至杭杭之故人迎勞之謂次公將爲武林人也公內自計遊莫如武林居莫如金陵遂有終焉之志風晨月夕隱覈照佛牛頭燕子之間殆無虛日而武林故人有勸之仕者遂理前入燕之計入貲南應支法得授鴻臚寺序班行有日矣會有脾疾就醫京口

旋以次子婚至金陵。雖瘠而神王。醫以寒劑進。暴下五日而卒。蓋萬曆丁巳十一月二十六日。距其生隆慶丁卯八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一。時瑄受公治命。還就新安郡試。試居前。未及試督學而歸。歸則屬纊六日矣。故瑄尤負恨焉。娶方氏某女。子二。長即瑄。娶某。生女一未字。次某。娶某。女四。長適某。次適某。某某某。公外暢而內檢。有至性。毋于唐。志其非已由也。衰而孺子泣。始與兄道文析産。兄所欲予之。所棄乃取之。有墾某所。兄欲之而難于發口。居間者謬其詞。

旣而知其故曰此易耳速推與之仍具千金佐讀葢兄亦諸生中嶽嶽者也兄死而視其孤有加其內行如此瑄篤學有志行將乞文以寵亡者于一時年位高名爽然不問而責于予始一歲中月數拜予門後一月中數日一拜最後一日數拜予憮然曰此孝子也傷其志爲具其行事焉

以豪朗二字定其目下俱能借事出之

明茂才私諡文穆魏長公太易墓誌銘

魏長公生與余齊年爲今上甲戌歲卒之歲則今年戊申余喪長男肆夏之秋也長公未死前數日手差次其所爲詩篡改幾十二三屬纊之夕猶呼筆塗乙數字而後絶爲一紙書遺其尊人祭期翁曰必鍾子也志我墓者狀則譚子可傳則竟陵譚子可志稱朋茂才魏長公太易者長公所自題文穆則其友私諡之余惟長公幼清羸㬥高才奇骨爲一時聞人年二十四始得稱諸生稱諸生十年精其業未嘗施眉目

于諸生問又必奪其諸生而後使之得死則諸生之能虐長公而長公之讐之必矣差得志于詩志長公墓者宜曰明詩人魏長公太易墓自題不當若是或以爲亂命余思長公命無亂者何獨亂于所自題自題云云者明其爲太易而獲此稱以死長公葢自嘲自傷云爾于是因之爲魏長公太易墓志志曰長公姓魏氏京山者姓名象先字太易父棨期諱某母唐孺人先世祖政生敬敬生鳳封文林郎鳳生其以進士爲西安令棨期公其中子也公之官西安以中子

及其婦從長公生西安邸有異徵西安公固奇之嘗弄膝語知爲俊物稍長就外傅日所過書十行輒了手所弄文三义必就出應童子試文經奇李太史本寧見而異焉異日當以文鳴世一時承譽傳寫而君其時隱然有自爲一太易意雅不盡欲以齒牙累先達而余時亦以童子出應有司試聞京山有魏家郎君者藉藉若是欲一覩其曲折能否未有間也其年君以母唐孺人喪罷試越數歲丁酉余爲諸生倦矣而君尚自如然其文高日富力日厚法日益老陸太

歸云世之直忌偏亦有尚之陳者

史敬承西安公故雅遊也讀其文大喜以爲有祖之風務青萍觀察此子賢者廉吏子孫而楚督學熊公亦目知君乃辟茂才移攝郡學久之與其邑王謝譚爲黃玉社工書爲諸生業兼稱詩傾其邑中忌者思有以中之巳亥流言起飲章蜚語曰聽耳傳一夕而徧欲勝以衆怒爲危禍且敗其名蓋從古庸劣險人中功臣必以反中文士必以曰業與無行以爲竭澤之漁久之成習而其語毒穢相半多不可聞聽者亦且倦久之論定明年其同社生試于有司皆高等忌

者以前事漫漫無纖介損反用以起其名計益詘而君試獨不前明年余與君以諸生入郡都試同舍乃得與君論詩語次及明詩余卒然曰明詩無真初盛而有真中晚真宋元又曰近日尸祝濟南諸公親盡且祧稍能自出語輙詫奇險自我作祖前古所無而不知已爲中晚人道破由其眼中見大曆前語多長慶後語少忘其偶合以爲獨創然其人實可與言詩君絶歎以爲奇快其後各罷去而詩時時相示癸卯秋薜應楚鄉試罷歸益壘壘不自得而恒快于詩君

見少者自以爲奇

可以知太易之詩矣

秀贏不勝衣至其吟誦寒暑晝夜不倦初年法峻格嚴其于漢魏六朝三唐語各肖其神各不相借晚益顛倒淋漓老放昌披無不如意往往自托于長慶世或指長慶爲太易不知其用稚爲老用險爲穩用凡爲奇用亂爲整要以不必爲我式而能爲我用而太易亦自厭今之爲僞初盛者思易以眞中晩用雜覇治之聊以矯俗玩世通其壘磈之氣橫佚之才眞率蕭散之趣要其頓挫沉鬱居然自有一太易世自覿面遇之而轉盼失之戊申春余與譚友夏過京山讀

無可聊賴耶
復爾爾

君詩。託其境地如此。似有晚年意。各相驚歎。罷去。忽

太易得羸疾。學使者檄徵郡邑諸生趣入試。人或勸

君姑病免。需後舉。而君自念齒至矣。惡以病不能應

試傷尊人心。輿疾就道。試日委頓。作字不中程。文亦

憤焉自放。主者守文。竟用下考放其諸生事。聞遠近

大駭。而同社慮其病。憂之甚。余乃手劄牘奏記主者

多不載書。奏不報。君亦病無意復爲諸生。歸作七言

律三十章。自廣曰六等吟。悲憤謔浪嬉笑痛哭共面

而呈同口而出。嶮崎怪譎。有溫李舌橋汗下所不敢

黍 紛 姤 亦

謗言那足憑

如此得謗冤矣

道者今必不傳而病日進不衰竟不起欲作臨終詩不能索少弟孫雪居一畫扇爲殉君少負絶才絶情世多以文士薄習意之而妒者計謂被以挑達輕狂之名沿飾相類無徵而信不鄭而傳是以有巳亥事而君實清謹深淳至性孝友事繼母田二十年得其歡獲親信友無間言卯翼二弟過于父師乘居獨處口不及俗朋輩語涉凌雜及人臧否正色止之初余叚前口語諸事或自招嫌以此墨試太易不能得平生取予廉無雜交雅重識撿予見太易手定稿本人

奈何敚此紛紛鬼蜮

妬固無端慕亦浮好

閻酹賄非其人輒被訾或遂剟其詩亦以此取怨而太易有重名足以怵利齒兒不敢動總之世不能分太易才而不能不欲分其名不能重太易才而不能不借其名以為重以故世之妬太易與慕太易者不必皆以其才而皆以其名太易兩娶婦輒死甲午娶于譚郎郡丞完女戊戌卒有女一人聘譚君如絲子綍譚君郎狀太易者郡丞長男也巳亥娶于田丁未卒有子一人名神生未聘君卒戊申某月日距其生甲戌某月日年三十四耳人惜太易年不能展其才

洄谿

才不能展於用余以天假太易以年其所失職于世者必不能減于三十四年以前而無諸生累差獨開即所得志于詩者不能遽有加於三十四年以前而得壹意為詩差獨富開即享詩福富即專詩名是區區者而亦竟奪之造化亦太嗇哉鍾子曰天生異才不有奇禍必有奇窮陳餘遺秦將章邯書歷數秦功臣之死因功多秦不能盡封故以法誅之人主處功臣與造化處文士其術不與太易所處之境地時事無非專設預待以窮太易者僅得志於詩乃其輕薄

之名所本無者或以其詩與而內行修潔作人之寔不媿古人者或反以詩掩非獨諸生能虐太易詩亦能虐太易矣聞太易死悔不當習諸生業而竟稱諸生名以死志獨若矣榮期公以某年月日葬太易某所祔兩婦間余姑因太易所自題云云者爲魏長公太易墓志至所稱明詩人魏長公太易之墓數字似當題其墓道有同社二三子在也或云太易自題實爲明遺文太易魏長公之柩家人嬌太易命爲今稱云銘曰生失職于諸生而得志于詩女有以自樂也

可作萬里歌

錄何稼伊集

没不稱詩名而名諸生女有以自託也子手後子存子手先我朽死而後死者志子墓後死者之墓之志烏知夫誰子嗚呼後死而處速朽死而有以不朽也之二者孰先孰後孰不久孰久哉

衆風墟落來泠泠穿松篁聲淺不易達委婉生淒傷

一支學耳人忌之天忌之良可痛矣者其礪行存心可解于人矣又如天何此誌之而刺刺不能已也

○○○明奉政大夫戶部雲南淸吏司郎中春宇蔡公

墓志銘

予不識蔡先生。先生有少子孝廉。爲吾友魏祠部定如。乙卯南場所取士。祠部取孝廉以文耳。然爲予言。孝廉至性。而習于禮。其居先生喪。易而戚。亦猶行古之道也。介祠部見予南都。乞言焉。客僧舍者踰月。候予閒而不敢請。凡以爲親也。予感其篤。將志先生之墓。不敢苟而已。取孝廉所爲狀讀之。數過而得蔡先生夫狀。乞言者事也。居身居官。庸言常職。弗之敢忘。

詳畧各有其體

志則立言者事也不可不志其大者。志其大者而後
其言可久也予覩先生論邊材及對王相國數語深
歎郡邑郎署中自有具將相眼者而世莫能竟其用
也因作蔡先生墓志志曰先生姓蔡氏諱桂別號春
宇家世沛人五世祖楫洪武間以孝廉拜監察御史
累官浙江按察司僉事以異政載五倫書四傳生儀
曰竹溪先生實公父以公贈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
嘗爲閩建寧簿及浙之樂清丞有惠政配盧氏贈安
人生子四公其第三子也生而端遠明悟嘐嘐古人

是真讀書不借括帖以侔一時者

與兄弟燕談數以巳意于古事有所臧否而伯氏嘶之曰以弟䙡吾儕異日所就何若公笑應曰千里內賢俊耳甲寅補邑諸生丁巳試諸生高等得試南都是時都人士楊太岳李如眞李翰峰輩皆以道德文章有盛名公皆友之戊午秋遂以易魁南都時年三十有一慨然有經世志讀書取古人議論行事今可施行者為一編苟有用我者以此徃丸上春官不第癸未謁選得湖廣永州府別駕永州地錯粵西民夷雜處公受事即有猺洞之亂當事者議勦焉公曰種

雲宛之故

數破賊事迹 至此史遂史 慘

人叛服不常固其天性馭之如捉風兵與賊聚散不相値而以邊民萬骨代爲封賞徇從來邊患坐此猶性獷而樸可以誠取請得以單騎探其穴致之當事者從其議即以其事付公公竟得當而報尋攝道州篆歲饑斗米至百四十錢富民操其急糶者叩門不應公覘知官粟尚餘數千石曰得之矣故秘之不使人得悉其數請于上以貸民不許請出糶許之乃減市價之半予之程糴不得滿石司其最貧者稍貸之富民不知官粟幾何而糴與貸者日有聞焉懼于藏

經濟

粟之滯且蠹爭出予民糴米價驟平州有被刼而夫婦俱死賊手者其十一歲兒得脫明日其女來視證其隣坐繫者一門八人凡五年斃其六公立召兒訊之得其狀後真盜獲人始服時旱天乃雨戊子擢順天府別駕有清軍之任海內承平久百姓安土往襲伍如囚多以賄免貪弁與之市聽市人子取代捐餉以爲常大司馬請下令清勾公曰是無益徒滋擾耳暫得報罷 皇陵側有居民數十家久矣中璫利之以爲且蝕陵徙之便公覈其不然力請如故越三年

晉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丁内艱服闋補戶部河南司主事督大通橋陸運故事運額日三萬石會淫雨塗附前使者不及額滯糧十五萬石公承其後取車戶牛數料之不能如其石之數而計都城傭僱不下數萬可僦而代也凡日運萬石者五之滯者立消尋推崇文門稅不敢取其嬴充長官篚能監兌湖廣遷雲南清吏司郎中當市珠寶上疏謂珠寶拳奩中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奪百姓衣食之原請省之不報然公亦倦遊有復褐之志矣遂謝歸有拂袖滄江問

詩願集示

亦善息

釣磯芙蓉堪製舊時衣之句日與里中張都諫輩爲
文酒之會壬子買舟由金陵下姑蘇泛西湖而歸構
亭于縣東偏之高村題曰五宜謂宜飲宜賦詩宜待
月宜娛老宜避世也屏迹不入公府庭戶悠然老而
嗜學不與不恭安步里門與人言依于義期以德化
人至論古今事勢得失詳而核微而中恭其經世之
志薄試于郡邑郎署而不得用其所未足意有所合
時一露之爲郎時曾與人論邊材首舉一巡撫問者
疑其人不變通公曰今邊事之壞正坐人皆變通耳

賢宰相

能節取人正善用人者

令得一人持正如此者豈至是乎次及二京兆尹又疑其取用太濫公曰適問邊材非問廉吏也陳平可用趙魏老將焉取之蓋釐夙蠹則主持正破拘攣則急揮霍邊材之選二義始備人服其確太倉王文肅作首輔時嘗訪以永州事公歛手曰某作永吏則言永事相公宰天下何乃問一郡乎夫天下一郡之積也一郡無事何補于天下然安天下之道不外于使郡邑無事使郡邑無事在賢守令守令皆賢則天下雖有事而民不易動民不易動安天下之道也守令

而上有監司監司而上有兩臺兩臺而上有吏部吏部而上何人也相公思之而已文肅改容謝之其持論如此鍾子讀公之狀謂居身居官有公之一體足以爲善士爲良吏然獨三致意于諭夷平糴清軍督運論邊材對王相國之數事者皆國家大計亦以見郡邑郎署知公不盡志先生者志其大以答孝廉乞言之意而已公生嘉靖戊戌五月二十八日卒萬曆戊午閏四月二十三日距其舉于鄉之年周姤一甲子得壽八十有一元配崔安人有婦德母儀先公二

十八年卒子六人。

志以志不朽也。如此言論行事不可不朽乎。此正

善志其大者。

有跋在后

○○民部郎少谿祝公墓志銘

民部郎少谿祝公者予同年民部祝孟銅尊人也以予民部考六年滿封公如其官故稱民部郎少谿祝公云公爲叅藩子爲民部父其墓宜有志然讀孟銅所爲公狀槩其心行福德公非以叅藩子民部父搏文人一志者卽慳年家子亦豈以叅藩子民部父志公也按狀公諱某字子仁別號少谿直隷當塗縣人父叅藩公諱某以儀部郎抗疏　廷杖由督學歷前官有四子元配李宜人生應乾舉嘉靖辛卯鄉試次

珅慧而夭側室林生應龍趙生公俱在嘉靖甲午歲計公生之歲其伯兄已舉于鄉三年矣公生而淵皸屹如有巨人之志參藩公異之雖其伯兄賢且貴然以公爲國器參藩公捐館舍公甫十四歲其伯兄方挾策公事叔兄與齊年猶好弄公居廬無童心易而戚必誠必信以待伯兄之至參藩公卒之先二年伯兄已主析其產三之公退然仰家督身息田取其汚萊者宅取其湫隘者臧獲其老弱者佻佻公子見以爲名美實爽暖耳會歐陽中丞諱必進者參藩公死

友也開府江南特柾節鉞哀歸之呼諸孤出部署諸

婚嫁事公先已議程孺人婚未定厥祥中丞欲以女

女之公跽謝泣曰長者不棄諸孤下羊舌泣亦猶行

古之道也孤終不敢效子敬離婚事累長者之義中

丞知不可奪長太息去無何伯兄自長安聞訃歸復

舉公前所取三之一者又三之祭及雞豚公母子倉

皇徙宅不敢視日寄居青山草堂無忤色無後言與

以積誠于處人骨肉之間有所感痛服闋程孺人來

歸椎布操作佐以薪膽不與公共寢食者三年公始

補邑諸生將伯兄令成安寄訊達空函而已公安之
曰吾以成吾兄廉吏耳然饘粥之產寄伯氏吻中八
口嗷嗷惟是日月俯仰從程孺人手口取之迨伯兄
攺倅桂陽始惘乎有憯于厥志出其子請業而公喜
可知也久之叔兄卒年僅四十遺孤九齡一切後事
倚辦于公而桂陽公亦罷歸歸而于先產無所益尋
亦鬱鬱卒公慟二兄之逝二兄各有子公反能以一
孤貧諸生贍之禮諸文學有聲實者為諸子任師友
適館授粲人不知其自公出也久之羅肝江先生以

理學爲海内祭酒守宛陵聞公名而召之刺經發難與諸生言常格格不相通至公則心開先生以爲天授然公爲諸生亦且倦矣有長男巳補諸生而早世程孺人幾不欲生公每以義命豁之而民部頭顱亦漸出然喜病秀羸程孺人每聞其夜讀聲意哀之輒自起撲其燈且欲割田百畝爲成均弟子公曰勿以貲汚吾兒且見子終由膠庠起其待之民部尋亦補諸生于試時有利鈍而公不爲督過曰無益徒頓其興往之氣耳無何民部果以文受知于鄧銓部心虞

侍御二周人始服公之知其子而善誘焉癸卯秋民部舉于鄉公方七十觴客報者至客屬太白爲壽恨程孺人不及見驗其言耳庚戌成進士授官民部公勉以盡節官下勿愧清白吏子孫出督餉潞河有所檢覈大司農李公以爲古清郎善之然三年中手備牘乞歸覛公者數矣公止之勿負卯巳壽以考滿封公如其官又三年再滿蒞民部一官以潞河一役始終之乃得以差取道還里從大夫後觴公堂下郡守何公舉鄉飲酒禮一一要公往爲重耳不敢以筋骨

頻之然拜于闕廷無敢失容見者嘉歎之嘉平家燕子婿羣集猶能顧曲按節和梨園歌及商探梅送臘諸韻事獻歲沾微疾然神猶王無何稍劇擁衾趺坐而逝諸子孫奉耆梳環侍領之而已時萬曆戊午正月念一日也距其生嘉靖甲午八月念六日寅時得年八十有五公至性仁心胸懷栩栩然見于鼻端于榮利淡如也嘗啓笥見金一囊度可千百秘之以待亡者數月與所親吳老飾以微語挑之果夙昔假榻時所遺金而歸之村父有中細人語懷乃伏莽司公

公乘月以好往厚貽之其人不覺自失曰吾本欲甘
心子今見子而吾之意也消吾妄人也不能見子其
感人如此冢宰馬公鍾陽舊令姑孰與桑藩公石交
數移書招公公謝不往環青山草堂有田數百畝春
夏耕桑秋冬讀書去瀨水一衣帶耳與武孝廉陳文
學為文酒社不問外事曰出無所聞聞亦不解有古
隱者風所居國不言而飲人以和名為鄉里善人歿
之日巳大耋保艾難老人猶惜之配程孺人先卒生
男二長可大庠生娶陳文學女先公卒次可仕郎孟

釗官戶部雲南淸吏司郎中娶方伯夏孫女繼娶某
女女一適某子孫四某娶某可大出某某某娶某某
可仕出孫女二某適某某曾孫七某某女某先是程
孺人以癸巳春葬金山麓闕地得二石子公以爲同
穴之兆今以某年月日合厝從公志也銘曰人有榮
名以前後顯公有潛德以前後掩人患其晦公患其
聞小子愚賤載筆實忝公不借名愚賤徇靦
樸吶友愛宛厚可挹

[illegible]一節以微妙含

○○秋田汪翁墓志銘

新安有秋田汪翁諱一渭者至性篤行君子也初娶丁蔣有丈夫子四人皆夭獨第三子國政有孫宏嗣國政旣死不敢必宏嗣之能後汪氏請于翁必置媵置媵晏氏復有四丈夫子然翁之沒四子皆幼宏嗣顧反有子二人卒襄翁大事而請于予銘翁墓者宏嗣也宏嗣爲予友繆尊素門人故尊素節錄公行爲狀尊素者卽江陰繆太質也予覽翁所以交太質始末卽可以得翁爲人始末太質之狀公又自有始末

其言曰尊素所以交于翁者戊午歲自北雍改南寓十廟西翁寓亦偶近尊素尊素不識翁翁已心先識尊素矣一日呼渡秦淮舟中居然先坐一翁攜兩幼子太質前詢其姓氏翁笑語太質君非寓十廟西者乎與君卜鄰久矣我新安汪秋田是也居數日太質入闈翁𢟪佳墨餉太質佐闈中用且屬勿報謝出闈反于寓未入門見有張筵月下者遽引太質稱同入坐曰子良苦能從我飲乎迫而視之乃向者秦淮舟中翁也明日太質他往即寄行李于翁寓如其家然

誌矣

比歸太質下第翁前相勞勉君歸必無佳意與且留
止白門有孫頎解屬文近在黃山且至至當執弟子
禮即宏嗣也此翁交太質始末也其濃淡深淺可與
世俗悠悠者論哉故曰可以得翁為人始末太質之
狀翁始末也則曰汪之先自魯徙歙于唐封越國公
凡新安之為汪者大抵皆其支也曾祖玄齡祖艮榕
字文盛榕弟文質即太司馬伯玉父翁于司馬為季
父云父諱道映字奎卿翁生而軒輊有奇氣父愛之
司馬公亦視如子曰將大吾門初習舉子業以父年

五十有倦于家政意乃去為太學生是時奎卿公居
廣陵好客戶外屨滿幸舍不足以內客翁察其意築
別圃于城南隅若自為遊止計者客至則輟以館之
所交盡天下長者若馮祭酒開之鄒司寇爾瞻李太
常本寧皆稱之歲己丑大祲道殣相望翁遇其骨即
瘞之爾瞻先生官南都時欲建一漏澤園以收無主
之骨翁捐金數百成之家固素封為淮揚鹽筴祭酒
屬一宗人經紀其事宗人盡沒之或勸翁扁絕其人
且責之理翁笑曰誤矣失金未足而又絕宗人以繼

窮且死妙起了無冀望之心

賢者與人相與便欲脫其人于流俗

以拂巳爲助翁之勝人處

之不兩失乎人以爲名言有友人負逋索者如追寇窮且求死翁代償之人負翁而翁代人償其負君子難之戊午冬太質與翁偶晤于淮揚邸中之客衣履相籍有聲問其故翁曰予有小圖事速訟兩年餘矣太質謂翁徽人以訟爲俗不勝不巳今勝之止成一徽人耳吾以翁爲超然者乃亦若此且翁攜圖捐與客而又與客爭一圖何爲者翁大悟曰予交太質今始得其助乃謝去邸中客所與謀訟圖事者歸新安以某年月日卒距生某年月日得年若干翁才本辦

學之有微者

濟而以馴行掩父奎卿公忽遭非意之災遜于外者七年翁挺身出白其事事乃得白歸徜徉城南圃中三十年竟以上壽考終者翁之力也親忌日見于任衣色衣者呵之聲淚俱下坦中樂道人善不喜舉子業見人長于此者弘奬勸登或延致之詭以子弟如太質其一人也太質一日攜其孫宏嗣拜我于病榻曰予交汪翁子無與也予不敢以子之文代子寒交情然予有請焉予中年喪子頗似汪翁汪翁喪四子已復生四子予其志汪翁墓以旌仁人有後者且爲

子榜様遂志之銘曰喪爾子還爾子假以年周而始
福德人何敢比願學焉作墓史
終是爲太質塞交情不喜舉子業而弘奬長于此
者是其可銘者耳

○○司城程公墓志銘

予未官南儀部之前數年皆讀書客隱于白門在遊與居之間中間寓新安友人程仲秩秦淮别舍者凡一年所性寡交于賢士夫鮮所識亦不爲人作文然其于程氏賢者久亦不能不聞之而司城公其一人也恨未與之交訃其人没且久矣庚申冬病起吾友王太古持公行略爲公長君景祥所自述者徵予文志之考其世蓋宦迹鄉評與予在白門之時不甚相遠其卒以去年己未七月初六日其時予猶寓仲秩

所也○子何以遂不與公交○交臂而失一賢者○是子之過也○夫乃力疾爲公志其墓以識之○志曰○公諱敬弘○字思任○徽州府休寧縣人○世居荷池久矣○公始愛其名○欲有之○故自號曰我池○蓋休寧之程○始于東晉太守元譚○代有顯人○明興○有子民者○五傳至瑄○瑄傳信○信四子○季鈞○鈞又有子四人○公其第三子也○生而骨重神遠○稍長能慎言笑取予○大父奇之○以爲將大吾門○攻舉子業○以治尚書補南京太學生○南都本六朝地○聲習浮侈○且諸生五方輻湊○相逐爲勝○公曰○太學

生當矩步方領刺經發義奈何争清華于衣履間乎
與二三同志黽勉于學尤留心當世之務曰士無論
致身科名即太學生豈無通籍之日乎吾儕渠能面
墻以冥冥決事也于諸書取東萊博議之裁取丘文
莊大學衍義之博手錄成書不敢以文字當之兩司
成皆器重焉卒業隸事都察院故事文具耳所利在
早休沐歸臥將海中丞剛峰掌留臺而公已想慕其
風節旅進之暇竊覘記而私淑焉已而假歸省覲公
家世起鹽筴而公父為祭酒時已老授其柄于公伯

鄭解

兄上林公挈家南還。公獨依依膝下。曰伯出叔處職也。出者代弟營俯仰。處者代兄供甘毳。不亦善乎。歲庚寅。公父以壽終于里。三子皆在外。窀穸之事。億辦于公。似有先幾云。事母益篤。居母喪易而戚。一如父然。服闋謁選。得授南京南城兵馬副指揮。即古司城官也。公欣然就焉。曰古人不卑小官。進不隱賢。言小官不能隱人之賢。如委吏之于會計。乘田之于牛羊是也。今云吏隱。云祿仕而已。高者以自遂其曠。而卑者以自掩其鄙。豈從來設官意哉。且京秩而得親民

而是果秩所難

頴司云蕃息

者司城也至則推心撫字兩造務得情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鎮嚣以靜而事有情法牽掣者雖上官意無所承必求信一意而後巳上官亦感其誠低回從之曰司城非有他也今大司空丁公尤重之事有盤錯虛懷而問坐語移日退而語人見程司城使人口不敢言貲郎兩字因嘆人材限于資格非祖宗設太學教養初意云南省臺如南昌晏公傅公折節交之官三載凡十三考皆以最上主爵以秩滿例封其父文林郎母為孺人既得請即乞身歸曰吾

祿不逮于親而有榮親之名官不專于民而有及民之實是吾善息之日也歸榜所居以自勗曰存心無愧天地素行可合神明其勵志如此公前在子舍一切資斧聽上林公調度上林公卒諸嗣昆弟各有所事事始入淮稍親鹽筴事會疏理袁公新條綱法與鹽政由此振褱糧筴馬惟恐失時而配汪孺人病彌留急馳歸里視之劣得一訣念淮事未就諸郎儲者不諳其本末復馳如淮時炎夏若熱憂勞兼之遂成瘧日進不衰竟不起則萬曆巳未七月六日距其生

嘉靖乙卯正月二十三日得年六十有五○公負至性○內行醇備○儒而官○官而賈○皆有條理○而以誠心出之○伯氏早亡無繼○魚菽之祭○躬率子弟爲之○勿使其餒○仲氏病于淮○心動○馳視之○賴以瘳○再病復往○如前○至則後屬纊一月耳○公慟且憐之○一切後事○周身周衣○既誠且信○而後移書諸侄○奉其櫬歸○教其子以經術○不爲俗學○與人無城府○其没也○人思之○如喪私親○初配曹○繼汪○皆稱孺人○側室其○曹與汪皆有思齊思媚之資○如曹之有子而爲公置媵○事舅姑得其懽○曰天

收歸公

一銘雋甚

錫新婦以逆我汪之撫前母子及庶子如巳子見鞭箠則念膚體聞叱詈則戒口吻且屬巳子以事父友見皆不愧爲人婦爲人母之道也固公福德所致耳

銘曰嗚呼諸生耳而仕學之途在其中矣下僚耳而出處之道在其中矣使人猶謂成均有賢者而不失作人之初意也豈非公乎吾是以思其人而憾未之逢

秋後園林枝葉似少生意矣而霜黃露絳其色亦自可觀

程母昝孺人墓志銘

新安有程太學凝之諱開禧者善詩自淮上介友人郝子荊以詩請于予讀之驚嘆得未曾有子荊曰未也袖中又出一小帙予問何物曰凝之母昝孺人行實也予笑曰程子欲以詩贊于文乎以詩贊文類相從也遂志之志曰孺人姓昝氏山西太同府大同縣人蓋淮揚鹽策地泰晉與新安人錯處之鄉其土矣父曰思蘭慷慨人也幼奇孺人為之相攸而凝之先子莊所公亦以鹽策居維揚為祭酒有邊商所為不

法妨內府者人莫敢問公辱之市伏之思蕭閒之曰此真吾俗也遂以孺人女焉十六而于歸內外倚辦椎布操作新安俗奢麗孺人曰吾晉產也習于儉不能自變為奢居數載與共遷新安事姑謹病不解帶辛卯舉凝之自乳至衣則大布食則脫粟凝之病以身請命愈而就外傳冬夏詩書春秋禮樂人以母也而父道師道具焉孺人曰兒父脫身千里外贖歲不一歸父道師道吾職也吾曷敢以一母道塞責乎莊所公卒孺人年三十四恐死撐支以效忠貞于藐孤

得此一應前段俱生動矣

而凝之讀書居業有立矣既納室凌郎遣入太學而鹽筴舊業在淮如故定省牽掣稍稍衰凝之頗以粟先業爲憂勉自力復之而性好書購書百卷樓居誦讀曰得無以此減產妨業爲孺人憂孺人覺之曰兒未喻吾志乎吾向者衣汝大布食汝脫粟固教汝治生春夏詩書秋冬禮樂此樓中百卷者是也凝之得放意以從故好而籌畫之事卒不廢焉禪客雅士過從莫不依之無鈇婦凌初舉一子殤孺人頗以弄孫爲念命置三媵教諭諄諄婉孌當凌心栩凮內嘻嘻

嗃嗃俱不聞也凝之異母兄弟人人服鳴鳩之教相
好無尤幾無常母先後殁若閒亦如之去年秋孺人
年艾宗姻有觴而贈言者孺人曰未亡人散髮至老
敢拜褒嘉以速戾平生素奉佛偶疾遂不起臨命無
他語惟合掌念佛云孺人生隆慶巳巳九月五日卯
時卒萬曆巳未年二月二十六日戌時享年五十一
歲子一郎開積太學生娶同邑沙溪凌比部子儉公
次女女一適司邑呈坎羅太學希任公次于鼎功凝
之先子諱敬嚴郎莊所公也予既志孺人墓仍力疾

刪定凝之詩而歸之而後爲之銘不忘其以詩贊文之意也銘曰微有婦脊有女父若夫俠而賈考終哉文士毋以詩贊文春夏詩書之力也夫固託教子以不朽哉

斷香銘

斷香銘者。銘吾友蜀人劉晉仲之婦。尹氏之墓也。君諱紉蘭。敘州府宜賓縣人。大參尹子求先生之女也。記已酉。予以喪子。狂走白門。先生爲南職方郎。嘗爲余言其貲劉郎七歲能詩。劉郎者。給諫勿所公仲子。即今所稱劉晉仲者是也。安知其有女慧如是。然其時猶然女兒習玩。不知書。既歸晉仲。見晉仲妹文玉詞翰妙斂。心悅而好之。相與爲友。始讀書。稍稍爲詩。精神起落。常出人外。佳處不必由思。思者反是。無関

寫出女人詩之神

絕妙詩評詩評中未易得者

繫處久之從晉仲省尊公于燕由蜀江出峽由峽入江由江達運河峰樹逢迎烟日爭讓舟行遺緩可以爲家得意爲詩其篇時全時缺缺則聽之缺于此或全于彼有絃摧柱折援他琴以續之之意予讀其詩骨散神寒音節淸嶢如病葉偶脫從風而墜或中罥之附枝翅鳴不能自致于地如暗泉之阨于石而不能自覓其響此斷香之旨也至燕亦有詩全缺如之久之意忽忽無主有秋冬氣晉仲憂之曰我亦不知至是亦不甚作詩作亦不以示人晉仲檢其枕中所

一折如九疑在望由曲生悲

藏如其全與缺而存之頓之卒年甫十九鍾子曰世所不常有者才人所不可無者友才而爲我友友而爲我婦婦而才相當晉伸以爲能永乎不能永乎銘曰丈夫才而鬼瞰之矧其在女子之躬也好友在四方而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閨閣之中也劉子者憐才乎求友乎悼亡乎能壽香于落葉瘖泉之間而亦其所終也乎噫

銘處雅如其詩風葉石泉悲鳴宛宛

雙節夏門夏侯氏王氏墓表

嗚呼。此奉　明詔所表雙節夏門夏侯氏。暨其嫡王氏墓也。夏侯爲民部夏孟嘉祖母。而王乃其繼母。萬曆癸卯。予舉于鄉。出前京山令同安林負蒼先生之門。而民部亦其所最賞服者。曰成進士。獨此二子耳。民部卷偶爲主者塗乙數字。遂置之。林先生每與予語。次未嘗不拊髀嘆。持杯進食。口喃喃及夏君也。甲辰。予過省先生與民部晤于京山。其人秀羸清挺。骨稜稜不獨文士面孔而已。越天啓辛酉。民部始舉于

出論透快

鄉壬戌成進士慰南宮奉使過里始寄予雙節事實
以天人之際推之民部之賢而貴雙節之報也而予
以爲不盡然何以明之凡婦之貞從夫起念者也代
夫爲子則孝代夫爲祖父若父則慈故曰未亡人未
亡人者宜亡而不卽亡之辭也宜亡而不卽亡者何
予以終其代夫之事遂其一念所不容已于夫者而
貞婦之爲貞畢矣苟有以畢吾貞卽孝與慈之名不
立可也孝慈之名可不立卽貞之名亦不立可也又
進計其子孫之賢與貴身後之知與不知與知明

得貞婦之隱心

詔之及與不及墓之表與不表哉乃民部猶以祿不逮養爲終天恨者此自爲人子孫必至之情而予謂二母之若不欲待養者似于宜亡不即亡之中止求一可以亡而不必食其報也特爲文表其墓且以廣民部之意其辭曰夏侯氏孝感縣人適同里夏某民部祖父也年二十七喪夫哭而嘔血數升頭觸棺欲碎必與共命念姑在又有遺孤某曰苟如此吾夫何以爲人子與爲人父恐死靡它稜棺寢室設衣冠巾履旦夕上食臨如生浣織以食其姑課其子始亡治

顧上代大孝與慈

喪易而戚不知其艱而貧也久之子長矣補諸生娶婦有孫亡何婦卒繼娶王氏即與其姑以雙節俱表者也亡何子又卒撫其孫如其子即民部也婦王雉經者數矣姑救而免尋自念有姑在子雖非吾出夫之遺也苟如此吾夫又何以爲人子與爲人父自矢與姑相依以死有欲奪其志者破面斷指拒之乃已姑病請身代姑死凡孀居五十年王瘠巳甚矣赴墓一哭日永亡人乃今可以亡矣遂絕孀居蓋十有五年云邑父老子弟上其事郡邑郡邑上學使學使上

巡按御史御史疏聞奉下禮部禮部覆核如御史言

請旌如例　　詔曰可表其門曰雙節民部之友鍾惺

聞其事作而歎曰傷哉夏氏代有天者若留人間之

福澤爲民部長養名位之地又代有貞者若留人間

之節義爲民部磨錬心性之資民部異日隆貴爲國

家蹇蹇之臣以明婦貞之效至于作忠此民部之所

以報其祖母及母者卽祖母與母之食其報者也爲

銘銘之曰嫠一貞耳孝慈作忠佑啓後人蹇蹇匪躬

夫如是乃謂代夫之終

著如存之貞心。矢忠之至理。識想俱踞超處。
忠孝慈總完。一貞識論直可不朽。筆端胸次盡具
一片空靈之境。

人多誌于後而此拈于前亦局之超異處

李母曾孺人墓志銘

予先世自江西吉安永豐與吉水李氏同徙景陵縣之皂市皆用質行著于閭里李氏之貴自方伯五華先生成庚戌進士始方伯有五子成進士者二舉孝廉者二爲中秘者一貴甚矣然皆出自側室五子之子又皆出側室中秘在五子中最少顧先有子子長者爲宗儒諱嘗道出側室曾孺人前宗孺生者女二人一適龍門令王某一適茂才吳某後生者女一人適茂才鄒某宗儒有子玉文玉衡又有孫孺人皆及

見之而後以壽終在天啓癸亥六月十六日距其生
嘉靖庚申十月二十四日壽六十有四云是月卜葬
蔡山宗儒爲狀請于其友鍾某志其墓志曰孺人姓
曾氏麻城人父從市中其人長者以求子歲禱玄嶽
夢吞一李子而生孺人異之謹爲相攸方伯公聞其
良家子有福德聘爲中秘公側室是時元配夏孺人
來歸三年矣性嚴察往往用理家方略部署諸妾媵
默寓其操下之意使人不能有言孺人首承其盛屏
息不暇求隨日往或躓而起夜聞咳唾聲而應夏怪

其謬恭不誠辛巳適王氏女生故事貴家男女雖多
產必備乳保之員是時中秘兄弟方艱嗣又初有女
女生如男夏故裁之使自乳捜劚家務貽肄埤勞雜
作無時女呱呱于床不時相視如寒乞家子女也癸
未次女生夏用前法孺人以哭父病暑月蓐坐適有
天幸得無殆若見玄帝杖劒以身翼之而去云又二
年乙酉生宗儒宗儒男也而又長孺人安卑處啬若
不知有子者中秘家僮千百指取馴謹者數人備酒
掃而已其他黠幹者置不問孺人亦無所用之中秘

後庭曳綺縠孺人惟布如故歲所給周身而止衣常數澣不如千金籌量爲何等宗儒早慧伯父本寧先生愛如已子携入邑讀書友諸名士丁酉補諸生孺人戒曰我慣見汝家簪笏濟濟一青衿豈是自耆宗儒下應鄉試不第乙卯有了玉文玉衡復補諸生孺人戒之如所戒宗儒者戊午玉文廪于庠巳未宗儒與玉衡試列高等宗儒自念數奇雅不樂與兒輩爭升斗之饒遂入北雍署司成蕭山來公取冠多士欲亟應京兆試會遼警烽火達關門孺人呼宗儒歸曰

此是靈爵人真禪

兒久試不第如造物何吾亦老矣曷勉冠一進賢揖酒吾前乎于是拜爲臬司幕孺人素善病然亦以性寡營得靜攝之效今年癸亥元夕燈宴忽忽不樂遂有明年知誰在之感無何病日進不衰五月感里中虞道人焚身西歸事曰淨土在是矣吾亦從此逝呼兩孫及曾孫前吾無憾矣遂瞑撿篋中惟敝珥敗襦分諸侍者以爲遺念孺人事佛謹四十二章皆令子孫說其大意事有相忤一呼佛號消之如剌水吹光歲所布施自出心力斗粟尺布不取于中秘公偶俱

無猜尤善宗儒弟宗文之孫宗文才不啻如巳出也
宗儒之狀孺人也曰自吾先君宦遊四方盡室相從
孺人常家居是謂拙守室中藏侍者望腹而飽孺人
以常賜自給是謂拙取諸得幸者不無借中秘公寵
靈孺人終年閉門持誦而巳是謂拙藏男女內外孫
十餘人嫁娶皆名族六十之辰一時名碩如少保周
公少宗伯董公光祿卿秦公錫之名篇是謂拙得知
母莫若子宗儒之謂矣惺中年而喪壯子或勸廣妾
媵為後嗣計孑答曰此未易言也凡事賢貴人妾生

子而賢且貴者其福德過于嫡者也勝生子而賢且貴者其福德過于妾者也今觀李氏自方伯公來爲宗儒王母者如匡梁二夫人爲宗儒母者如曾孺人其母儀婦道如此側室生子可易言哉可易言哉銘曰壽六十有四耳年二十六而始有子子復有子子之子又復有子三十九年取精用物備生之終始此固兼爹身歷百年而不能有此者嗚呼以此考終其亦可矣

只說歷境之難自見宅心之苦善于映帶中彰人

美者。

○○○告雷何思先生文

歲　萬曆三十九年秋九月一日夷陵　雷太史何思先生卒於里第其門人鍾惺有使蜀之役取道夷陵謁先生則是月之三日也先一日遭值者于途有傳先生訃音者叱焉唾焉以爲作是語者狂邪入其里門先生家有持刺逆者非先生刺也疑焉駭焉進使者問故噤不能言食者頃曰予何爲是惘悅者悖邪登先生之堂不見先生哭焉奠焉已自意曰茲帷內帷外堂上堂下翦紙樹旐籍籍紛紛者夢耶其心

將疑將信欲信不敢信非情至者不能有非情至者不能寫

不敢信而以爲似狂似悖似夢也已不忍言而直以爲眞狂眞悖眞夢也使竣反楚蜀之路作如是想者三閱月再過夷陵省先生之母若室撫其嗣搜其遺文若書終不見先生乃稍悟先生亡也則冬十一月二十日矣始爲辭以告　先生之靈非歌非哭不能成聲其辭曰嗚呼某于先生所得至今日者不可謂非座主門生之故矣然直可謂座主門生遂能有今日乎哉記去歲六月與先生盧溝別去遺某書曰從來座主門生不爲少矣吾兩人覺別有神情別有契

見非蘇帶之嗤諸

合豈徃劫中互相師友乃有今日邪又寓書其所知曰鍾伯敬清遠神駿今世界似少此人嗚呼其何足以當此然此豈一切座主門生之言哉其與先生稱師友年餘相聚不數月月相晤不數日日不數語然先生每借論文之因時以德業學術國是人才旁及人外之有微言挑我以觀其應其時有痛痒偶中機鋒相覷粲然一開先生之所處而汙不至阿亦時有所不必合先生不惟以爲不必合而且以爲相成吁嗟乎蓋貞有古師友之道焉大要先生期我者遠而

是兩人深相
成處

其亦以期之求我者備而其亦以求之先生負蓋代
之才與志與格與識與氣骨以聖賢豪傑自任其于
經世出世度世處處着脚無不以爲並可就而其私
心愛先生至報先生深于先生廣處恒欲其要高處
恒欲其實大處恒欲其精孤處恒欲其定銳處恒欲
其洗銛處恒欲其厚透處恒欲其涵竒處恒欲其渾
察先生平日神意議論似恒服膺趙學士大洲者嗚
呼時事至今日非用大洲時哉予過大洲之鄉讀其
書想其人精神志學原委指歸多與先生合今世頗

壁壘相成相明之道何限悲哀

知惜江陵不知思大洲而其恒處先生與日爲大洲萬一失足而爲江陵欲俟見稍定交稍久時稍暇與胸懷以語先生吁嗟其蕃自揣才術短無用世之具命相薄無生人之福先生有其才其志其格其識其氣骨感激酬知欲一效之先生也今年二月居燕其病矣病而垂絕自謂不復見先生矣以老親後事屬寄友國家後事屬先生爲書一紙遺先生畧曰私情說不得言國事即私情也方今景象底滯委蹶已成一不快世界中復虛羸度之運數必有快人居其間

勢必用一番更張一番精采恐必將有一等傷元氣之人與傷元氣之事迎之虛羸之身迫以金石有速斃耳大賢處此必當平心深慮大費調劑恭幸而起書亦不甚嗚呼歷歷一念無亦慮先生異日當事極則必反矯或過甚耳予作是書託齊友骨肉摩足飲泣而予頗修然無悔無甚愧焉諸泣者曰令當先生在此必不爾爾嗚呼其遺言已就而竟不成死先生暴死而不遺一言聞先生知其來訴茅楊邀我半年而不肯延之數日世之腐儒色取奄有時名者

名歸利遂然且至百年而先生斬于數日死而分香

履顧妻孥囑田宅者爾留之餘厭厭喇喇語不可了

而先生速絕使不得一語先生不分香履顧妻孥囑

田宅可以無語使先生得語語當有可傳者嗚呼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何輕奪先生之身而重留先生

之言哉以人道世法論先生在堂在室在身後者可

悲可慮居多二三子當爲先生計然先生嘗察其衷

子而感一日問其日予以爲數百年前名賢子孫在

今日者能盡識其祖考姓名丘里乎予日不能先生

亦悲亦恨

忠丁于牛鐸

小辭志

日更數百年後吾與若子孫亦復如是嗚呼先生能作是語度人必能自度其不以此恩先生記去歲先生憩報國寺長松下二三子從語及大道之要或曰世緣未斷恐礙大道先生曰大道何必斷世緣哉道念深緣念自淺必緣盡而後學道是世終無學道之人也某以此一語抹平生退轉之根某背自歎讀書一過少會其意不能再讀先生曰不求甚解欣然忘食是何意象子試參之其要言不煩轉語相逗率此類使某得再見先生言所欲言聞所欲聞寧渠止此

然其所欲言于先生者如塊塡海石補天雖不得再見先生猶得述其意以告先生其所欲聞于先生者如饑者于食病者于醫今何處叩先生哉嗚呼先生其亦聽之矣

可與陳情出師二表共傳眞非一切座主門生所得至也情深疑晦意慘疑秋想筆端猪上應有千紫淚痕

兩人經世深情鉅力亦著一班

○○○祭同年彭用九文

萬曆丁未春正月同年九疑彭君以計偕入都客死于是楚同年生集都下者爲之含歛周身周衣必信必誠其邑子同年生鍾某獨以廬居不與越數月而平頭持其喪南歸浮淮達于漢始返首丘鍾子乃以束芻絮酒哭君之靈曰嗚呼痛哉天乎予今長已矣余弱冠與子同時受知于溫陵林明府而同紬于都試兩人故自如越十年而余與子同舉于鄉乃有追頌明府知人能得士而兩人亦故自如子剛腸悁性

高視闊步知子負絕人之志經世之才而疾惡如仇處俗太峻齒敝舌存之戒余恒私爲子篤憂之而公爲子巽言之癸卯冬與余計偕北上共眠食者四踰月察子有清羸之疾而性善怒恒慮子非攝生之道余恒劑以疏緩子亦稱我數月不見喜慍之色自以爲不余及譙讓僮僕恒爲余一霽怒知子以我爲子西門之韋而余性疎子能濬余性闇子能察余性惰子能警使吾治生居職終身與子俱可以無敗余未嘗不以子爲吾安于之弦也子甲辰下第疾而歸歸

靜嘯之別名

涉世良法

而又必且有非意相干者。吾以瑱爲規戒。子。恐以居辱怨以御下。尚以養生。悔以銷姤。無已而稼書友人轉囑子。智者舉事。勿爲親厚者所悲。而爲怨姤者所快。

箴規切至矣

垂涕之道。其言絶痛。今子果有今日。余不幸言而中。子生不有命在天乎。何親何姤。何悲何快。乃使子客死與尸。痛哉痛哉。丈夫不死牖下。使婦人行哭。固當子所未能了手者。有二尊人在堂。可奈何。可奈何。垂遺孤六人。當有成子志者。余輩今日偃蹇青衫。身自寒士。姑不能援人以手。請無以口惠誑子。以子之

靈後死者與日稍能自振見子諸孤所不下羊舌之泣心力所可盡使存如彥昇兒冬月葛帔遭父友于道者生何面立天壤死當何以見子地下乎子之英爽當不遂隨肝脊朽腐化為異物曷其聽而記余言持身涉世之法朋友之情可云已撮其至極者矣

怒濤激石其音悲壯

淚珊珊下淫
而不可拭

一段至情

○○○告亡兒肆夏文

自八月十二日至念五日兒肆夏蓋亡十四日矣口念兒名心憶兒事兒言耳想兒形耳存兒聲兒紙墨未乾衣汗未燥席溫衾寒履迹未滅謂兒在後園書房也謂兒往新宅看大父母也謂兒行遊街市未歸也謂兒遠出郡邑應有司試也怳然不省兒亡時時聞兒母哭聲于帷闥裁楮招魂爲兒作冥薦出循廳事有七尺之棺在廡有素幄食器在几有亡兒樊倩秀才之靈八字在靈牀上乃始疑兒亡也兒眞亡也

哉于是不得不以兒爲芒者而呼之而招之呼其乳名曰首哥首哥呼其名曰肆夏肆夏呼其字曰樊倩樊倩汝頁吾兒乎非吾兒乎兒死有靈乎無靈乎死而去乎未去乎去而復來乎不復來乎來有驗乎無驗乎汝生而美好强健聰慧老成沈深縝密孝慈淵睟方正磊落汝雖生年十六已具生人之體較之行屍走肉鼠首豺心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與世所詛其生而利其死者啻萬矣予年十九而生汝汝數歲而露神鋒十三歲而補諸生屹如巨人十六歲而

試諸生高等試歸八日而病病十三月而卒使我奄忽遂年三十五汝愁我苦我誑我誤我悶我亦足矣我前世今生何孽何冤于汝而使我至此乎自汝生後汝弟妹十人皆懷抱夭殤爾筋骨如鐵玉色金聲素强無疾無短折相日者羣言汝大貴大壽至死堅言女不死使女相不當死命不當死而卒死使予茫然不解正女之巧于愁我苦我誑我誤我悶我者也縱汝當死汝弟妹十人豈皆如土芥如豬狗不足以贖汝一死彼造化者胡爲賺我男女者十人囊之以

去而未收其長且賢者乎恐矣恐矣汝烱目疎眉脩
髯映麗志在度世出世不可一世今聞汝以七尺之
棺使村巫里戚翦紙招魂加汝以亡人之名汝甘之
乎汝受之乎欲不甘不受得乎冤哉痛哉予散落曠
濟人也十世無所係見女不驕不惛好弄亦好讀書
廢眠食忘寒暑不由父督不由師訓恣意爾爲功名
熱中之人且精勤諳鍊家事時務熟悉如老人又謂
爾可以託身託家託世使予得以游戲文史逍遥閒
寂詎知爾好道奉佛喜爲世外之論方外之游瞻寀

中夜禮斗焚香持日月齋禁行之數年不倦此豈書生學子所爲乎而又屬禁侍者不予知藉使予知之豈遂效常父禁女所爲且廣汝以世外之論導汝以方外之游吁嗟乎女死乃知之乎時病時未得細細叩汝汝何以道情自待而以世情待我也我每于游戲時察女形神悠悠忽忽若有所忘瞿瞿落落如有所記疑汝有宿根病中歷歷口道往因有倫有脊有原有委倏然了無挂牽似老衲面壁後知去向者世人憐女惜女痛女求其故而不得私意汝是再來人

孫聊之思痛
觸想想寸折

人去且復返故處欲以斷予悲吁嗟予亦何能不悲汝爲再來人不可知汝世緣尚淺罪孽未深天性孝慈阿鼻泥犁不能到汝明矣女入泥犁吾不能女援女往天堂吾不能女瞩若復受生人間在人間爲人子與爲余子等予爲汝父與他人爲汝父差快女病中以速化爲娱反與爲樂予執手告汝縱是再來人彼太白子瞻輩豈不是上界西方來者游戲人間數十年何必十六年而去乃爲再來人乎汝唯唯曰可奈何可奈何見不去見不去爺呼我我在招我我來

今化去十四日矣了無聲迹且不入我夢兒何健忘而不信也豈汝性靈眞爲天曹冥司執不得來耶受生人間也汝以汝爲非我子今人寄居人宅十六年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去後寧不一寄聲謝居亭主人乎汝縱不能如顏巖之返魂獨不聞顧況喪其子十七歲神魂不散況悲思不已且哭以詩云老人喪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子聞之哀感誓再生顧家已而果然記前生事不爽女誠能再來妥耽前因照管本性不樂昏宦必不强汝以人世

之樂。虐子以人生之苦。同汝爲世外方外之游。女若往生人間。未必有如此父受如此快樂。若果爲天曹冥司留汝不遣。汝持片紙。上往天曹。下往冥司。哀籲苦情。未必不放汝來也。如不放汝來。汝念我當祝求宅神祖先。及冥中親眷。報汝下落。或天堂。或地獄。或生人間。令我不念汝。我手跡女能識。我文字汝能認。見其鬧之

合三稿觀之。皆情生之文。故能酷至如此。然使非文人。恐有情而又不能出之亹亹也語甚鬼而甚

肩。

一篇鬼話。煞由苦衷。不如此何以稱父子。

○○祭譚太公文

時萬曆四十有二年甲寅歲冬十有一月丙子十有二日庚申爲我念湘譚老先生窀穸之吉先二日戊午其子之友鍾惺偕弟悋快謹以生芻絮酒之儀酹其靈而日爲贊饗之詞曰人情交其子必重其父而予與公自爲交也人情愛其子因而重其子之友而公自能重予也公豪朗人也内具識鑒當公在日諸郎君皆幼公長君友夏少年意廣喜交游不屑有所擇客至公之門登公之堂者公不言而容不能自匿

友夏不能爲其客匿客不能自匿友夏不能爲客匿而客不敢頻至公之門登其堂父之使友夏不能復爲不擇然予過友夏公欣然飯予僕芻其馬聽予與友夏言及友夏過予又飯其僕芻其馬歸而問予與友夏何言也記公病時予與公外甥李長叔過視公公不以病爲苦不以不諱爲憂衣冠哥出迎酬暢謔浪之聲達于外而公歿八年矣公歿殯八年而不必葬八年中予官五年不必歸歸不必不出不出不必值公之葬而又復出今得從容執紼妥其靈若有所

行而不知此正予與公自爲交。及公自能重予之效也。公達于生死者。今月登公堂。不復言哭。公猶若見公出迎而閱其酣暢譆淚之聲者。吁嗟斯深于用其哭者也。公其笑而聽吾言乎。

直出尋常楚些之外而抒其胸臆。

祭同年龔圓甫文

嗚呼圓甫神明淵靜曰德曰言出于慧定楊子語我子終于正居廬死孝沒寧存順頂刻去期豈無修証以此靈心達其至性子言至樂匪獨賢聖惟樂則生樂即其命彼丐彼囚于死何吝彼不求死斯義可訂子今胡戚生趣遂盡人之無年聰明弘淨取精用物忌早忌盛豈後死者其根皆鈍笑而問子子不能應子亦不應子亦不問嗚呼哀哉

嘻笑抒其悲

○○白門告先靈文

嗚呼悍客白門五年矣歲時伏臘非敢忘先靈也亦非以弟侄在家足供蒸嘗而魚菽之祭客中遂不必設主也悍之在白門也客也年年欲歸歸而率弟侄拜于家祠且暮事耳作且暮之想而不敢爲歲月之計則亦何恐請先靈于數千里外勞其往來于且暮之頃哉不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而其爲年者五矣今且守官于此矣官則不同于客去住不能自主雖不敢爲歲月之計而豈能復作且暮之想哉用是于

今歲小除之夕暫爲位于惺官舍請降臨坐如在家者然嗚呼禮以義起情由禮申居官有祿生則迎養沒則迎祀神氣無不之也惺在此惺在此幸勿怨恫于盧之不能來來而無所依哉

不死其親故喁喁然如與祖先而面訴者

悲酸欲涕

字疑凝氣雨織淚痕

〇〇〇堂祭本生父奉政二府君文

惟府君身心言行非惟家有乘鄉有評卽神鬼亦欽之矣惟是今夕之奠以骨肉之情處哀慘之會今夕之言亦惟以告哀而已遑及其他哉痛念府君遶膝見孫別日多而聚日少罪顏歡樂嬉時短而戚時長隱痛難言衆情莫代且可無出而竟出徒爲搶地之呼欲先歸而不歸自取終天之恨生惟五子歿止二人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者果否侍泉臺之側事死事生有慚祭養者徒然居人世之中無幾在堂何繇升

屋嗚呼哀哉尚饗

數語極簡勁所云動人慘人者固不在多也

想運筆時阮生之血隨嘔矣

〇〇〇堂祭嗣母陳宜人文

嗚呼吾母今得合葬于顯考一府君之墓且以亡孫肆夏從矣此時此中何忍言哉何忍言哉惟母育子恩勤僅免腹胎之苦爲家拮据誰非口手之貽奈我皆爲蔚有負劬勞棘止爲薪深慙聖善卽在殯之有年知藏魄之無狀歌虞已在明日上食不過今宵至于孫肆夏者祔則未安祭或沾曆間之瀝殉乃相似瞑豈知穴外之悲人感眷屬之離鬼喜見孫之近嗚呼此時此中何忍言哉尙饗

是嗣母邪川矣易

都不放過

五十八

簡核妙處。字字皆珠。字字皆可貫珠。

烹鍊苦心。發聲皆慘。

無可奈何之語益悲哀

直見死樂不必死悲

○○○堂祭亡弟叔靜文

嗚呼弟沒三年餘矣今乃與其婦同穴惟妾亦從焉弟悲乎樂乎人爲弟悲乎樂乎嗚呼何可言哉弟之兒女分寄于弟兒有似嫁婚之已畢弟與妾妻近依于父母庶幾伏臘以同來無子孫而有朋友無官爵而有文章叨生有祿之家而竒窮如故頗賦無營之性而隱痛自知所有者世所不甚切之事而人或分之不能所無者俗所共相爭之圖而爾且夷然不屑總之予奪之時天亦不能定爾之善惡榮衰之際子

鍾錄之語所
泣人淒楚

必不肯隨物以悲歡家譜之作亦嘗勸我早成鬼錄之名夫豈自知先死同生者之所共觀而不及觀後死者之所不得而反先得外而執友並遠勝于世壽之頑癡內而周親謂終不如天倫之號痛嗚呼何可言哉兄弟五人去其三地下多于地上怙恃二親無其一事死愈于事存惟弟居家之期已短而短莫短于今宵往世之算非長而長莫長于來日挽郎莫敢高歌懼見笑于才鬼記手偶煩妙筆聊一揮手拳仙

嗚呼何可言哉尚饗

極切極奇極趣極肅

月夜鴂聲斷續來霜朝楓葉紛紜攺酸胖刺耳不是尋常聲色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十一

疏

京山多寶寺募五大部經疏

募盂蘭盆施食念經禮懺疏

募修大報恩寺觀音殿疏

薦先嗣父毋本生毋二亡弟疏

薦先師雷太史疏

薦亡兒肆夏疏

代薦遊東陣亡將士疏

募造丘家橋緣起疏

頌

偈

銘

贊

二語可破詒人可堅募者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十一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閱

圓通菴募緣疏

夫多藏寡與病坐慳凝廣勸博祈道惟堅苦然有善知識無愛髮膚何衛淄門持鉢乃大比丘詎辭心力務求遍地成金離之俱傷合則雙美機難兩遇事必相須圓通菴者去鎮二里許郵而近市僧多雜俗宗僧性慧始事剃披遠勤拮据感龍象之泣與信者之

哀苟能開大歡喜之途終當獲不退轉之效在慕者
小或丈室太至須彌何分扃在施者多而大倉少
雖粒米豈有缺圓以兹堅苦之忱破彼慳凝之性念
惟各盡功則同歸謹疏
簡肅老比丘登壇說法
小小搆結亦復脲應體故緊嚴

爲出疏礪境界

○○東禪寺玻瓈閣募緣疏

邑東西各有湖𣵺有寺寺有閣登閣焉如坐舟中倚船窻而下覼水可掬可漱可濯可灑則不以爲佛國而不以爲勝地不可也寺僧岸公曰閣必積經經必積僧僧必置田飯之所發願作玻瓈閣閣計其費可三四千金而足吳居士幼如難之問鍾子鍾子曰夫募者爲願施者爲緣願有待則頓成爲難緣無方而漸致亦易以願聽緣以緣湊願是岸公之志也且夫佛無土非國而莊嚴者非勝地或莫之肯先焉登是

闊也。但作舟中想。見可掬可漱可濯可灑者在船窗

間。與其處爲因是以有閣閣因是以有經經因是以

集僧僧因是以有田田以無方之緣足有待之願且暮

遇之居士何難焉。吾宗僧有性慧者募作圓通庵止

數十金不能取盈。持鉢甚苦。見是疏得無河漢。豈其

地之不東灘。抑其人之不岸公邪。請戲質之老岸并

出是疏廣之。

數松映水。杰然清老。

括積字竪義

解義無漏

○○○題三明和尚募積經疏

僧誦經未必解有經未必誦有經不誦誦而不解故其經曰積積之爲言近於無用猶積錢不必使而或有使之積書者不必讀而或有讀之或有使之或有讀之則雖不必使不必讀而不可不讀也明矣今檀施者雖有志心信向見其積而無用則施之念不期怠而自怠不知寺有經使人望而知其爲寺有經而僧能誦使人望而知其爲僧如金銀土石膠漆作佛形像瞻禮者以爲佛而忘其爲金銀土石膠漆則其

結　解

斷類

不敢以三明信諸僧亦不以諸僧繫三明

用亦大矣故積經者象教之意也誦經不解賢於不誦有經不誦賢於無經則雖知其積而無用亦可以慨然施之而不疑矣況僧如三明者信敏人也非誦經而不解及有經而不誦者乎

況破積經之疑便生施者之慨

語數轉而不覺其複可想行文之妙

重裝牛首祖像疏解

佛有斷割肢體示無所慳而諸經乃云以金木土石膠漆作佛像瞻禮讚歎便獲福報胡輕其身而重於其身盡之像也退谷居士鍾惺曰瞻禮讚歎從像而生則佛法以像而長存佛之欲存其法有甚於其身者則像烏得不重重其像宜無如金木土石膠漆之可久者舍此而壽其爲可久也難矣夫眞能重其法者必從其難久者而務爲久焉難久者而務爲久則非徒如金木土石膠漆瞻禮讚歎而已又將有所以

爲守之之道也是以古人畫重人物人物重佛道在
作者伸紙濡毫之初已辨一極久之願力必得於守
者之人而後已也牛首有歷代祖師畫像百幅久矣
萬曆丁巳三月惺寓白門與王子宇林子楙楙弟古
度胡子起昆獲觀之似非一時所爲而威儀嚴慈此
百祖之身若與我聚於一時者像之所爲也人傷其
歲久紙軸毀敗歸與吳子惟明圖重裝表之惺自書
各祖出處其上夫作者願力則必得夫守者之人耳
守者之人不易得不得已而求夫所以守之之道夫

裝褫之於書其於以爲可久也差易不可謂非守之之道也是歲五月十五日惺誼識

小小緣事却有至理理之所載可以不刋矣

○○募修牛首山羅漢殿疏

予募裱牛首祖像八十餘軸年餘矣有石居士者感其義捐數百金構牛首羅漢殿夫衆生黑業不同造于慳者甚多諸佛菩薩廣設福利以勸人施夫衆生主施則諸佛菩薩遂主受乎蓋施者慳之反也施則慳除慳除則黑業除黑業除則人人可作諸佛菩薩人人可作諸佛菩薩諸佛菩薩斷臂割首之不惜而何愛以身爲受乎今匹夫齊民無故而欲致數百金則其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其舉念行事有不可言

語杳旎而徧有致

者矣今以一念一事之有感舉數百金一旦捐之則并其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一旦懺除之矣舉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隨此念而一旦懺除其爲善念福緣又豈盡于此數百金哉此諸佛菩薩勸施之意也

曰居士旣身捐數百金胡爲乎募也予曰裝裱祖師畫像其所施幾何居士感之至捐數百金彼一切善人豈無感居士而共作佛事者乎若身捐數百金而使一切善人無由發布施之念猶墮慳貪業中此世俗輕財之說非諸菩薩所以勸施之意也

龍挐虎擲可喻其筆

巧而辨慧而理勝持疏之髡

枝頭巧語關關出醉殺持柑客不醒宛轉勸諭退

谷應不懼身陷綺語之業

○募畫祖像疏

祖之爲言傳也。不自其上而止也。使止于其身。是上自飲光止矣。又上而自毗婆尸佛止矣。于祖之義何居哉。祖之教旣不自一身而止。則夫莊嚴祖像以使之傳者。又豈可自一處而止乎。牛首祖像百幅。信心者多臨而瞻禮之。不欲其像自牛首而止也。新安方居士欲廣牛首祖像之傳而委之戴清之。可謂得人像成而置之黃山。可謂得地。鍾子方客白門。感牛首祖像之裝者就渝而圖新之。聞其事而歡喜讚嘆。告

二君廣勸十方信心成此功德勿生退轉第提祖之一字顧名而思其義焉斯可也

是處兒孫皆可供養便是祖字之義一提出自可生其趨赴

兩山論皆佳

○○○京山多寶寺募五大部經疏

乞法者欲釋其疑也計宜乞于多法處乞于多法處能使與者生饒益想生歡喜想而不必苦其難施法者欲起其信也計宜施于少法處施于少法處能使受者生希有想生難遭想而不敢忽其易吾鄉京山有多寶寺其來數百年矣而尚未有經也寺僧海林行脚至金陵誓募五大部經以歸懼其難就不勝悲惱鍾子廣之日仁者無憂夫金陵自齊梁以來故佛國也若乞法于多法處而此中檀越施法于少法處

機緣無妙于此者且吾聞經爲如來全身施經者非施財乃施如來全身也昔有一菩薩以已所生之國龕弊無法請于如來歸教化之今以數百年之寺而耳不聞佛目不見經龕弊孰甚焉譬若以此中檀越爲菩薩處多法之地而覩娑婆世內尚有無法之國必且身先往化之今有方便于此一人施經是以一菩薩齎一如來全身往送于其地也多人施經是以衆菩薩齎一如來全身往送于其地也有如來全身之賜而又免于菩薩自往之勞其踊躍助顯施之惟

恐不速。而勸之惟恐不廣也。又豈止五大部哉。

阿育浮圖。層層俱發寶光。如登浮圖。級級具有勝處。

機鋒委宛而銳利。最能引人歡喜想。而斷其慳吝心。

○○○募盂蘭盆施食念經禮懺疏

非大見解人不能道

李溫陵有言阿彌陀佛亦只是尋常慈孝之人而已此通透平實之言也由此推之所謂佛事菩薩行亦不能舍尋常慈孝之事之行而別有所謂事與行也

誰云釋教無父

七月十五日盂蘭盆何始乎始自大目揵連爲其母悅帝利已墮餓鬼道而拔之者也餤尸施食何始乎始自如來爲其弟阿難將墮餓鬼道而拔之者也拔一母拔一弟而必拔千億劫餓鬼其願抑何深而不敢以爲深其力抑何勞而不敢以爲勞其福德抑何

廣何遠而不敢以爲廣且遠但以爲尋常慈孝之情若曰吾所扳者止一母止一弟耳嗟乎舜之孝至天下化天下定武周之孝至郊祀禘嘗治天下如指掌而猶曰此庸行也與此何異哉人人有父母人人有兄弟聞盂蘭盆而願附見施食而樂助此非佛事孝慈之事也此非菩薩行孝慈之行也世有不言佛不言菩薩者有不言孝慈者哉長生館焦太史放生地也僧定安者曰吾將以今年是日于水際作盂蘭盆會持尊勝咒施食念經禮懺爲五晝夜功德以疏示

慳願題數語以告大衆之願附而樂助者慳德薄罪重三十年內喪嗣父嗣母喪生母喪仲弟叔弟季弟與妹喪長男諸男女眷屬幼者不與焉創鉅痛深悲淚歡喜述二事緣起以告大衆彼大衆者亦不因是語而願附樂施也其亦日人人有父母人人有兄弟而已矣

為庸愚設教那得不出于欣與懼佛教未始非也況實有以作人孝慈乎若必欲詆之反不見通透與平實也

募修大報恩寺觀音殿疏

金陵自康師以三七日致舍利始有塔今大報恩寺佛殿後排烟霄而亂星日爲震旦國中莊嚴第一者文皇帝之爲也舍利往往有光隨人願力所見雖以習之根淺業深猶曾得一遇之前爲佛殿殫極弘麗想元末國初革命靖難之際士民之坑厝兵將之夷殺與夫忠臣義士之捐糜事定想輿聖主大雄大悲必有惻于志者庶幾仰藉三寶津逮于以解其結而資其福深心所託非苟而已也殿燬于火六十年

而牆壁兀兀然立于烟霜風雪之中岁得不仆者葢有故焉然而復之則難言矣大凡土木興作出縣官者廢則疏請出水衡錢新之今邊腹多事公私告匱水衡錢豈能及此中丞本如吳公信心護法自度利他數十年如一日惻然龍象之泣重與信者之哀曰吾以積官餘俸倡衆修舉代濟縣官之乏而存 皇祖拔幽功德于萬一非惟善信之極思亦臣子之至情也于是捐貲首復塔左之祖殿與未燬之伽藍殿相毗若左右手之翼如也念塔後之觀音殿如人之

有坐也募衆重修以爲佛殿之地而屬惺爲疏以勸
施者惺猶記戊午開鐵失守軍民糜爛無數名將大
吏從之南都善信醵錢米不訾飯僧懺誦廣建水陸
道場普薦忠魂惺實爲疏至中夜聞甲馬之聲雜風
雨而來星霜趨于壇左感應如此報恩塔殿乃 文
皇帝所以雪冤拔滯于革命請難之際者今遂禍未
歇河東腥膻所屠戮過當于往歳 文皇在天憯然
于志必有甚者今新此塔殿豈止如前水陸功德方
今物力告絀宰官居士隨其方便倡和勸助代爲

皇家永此福田。亦輸財急公之誼也。

勸募于財力欲竭之時。不得不如是。

○○○薦先嗣父母本生母二亡弟疏

罔極劬勞乃獲蔌薪之報孔懷急難永乖唐棣之歡薦其死何如養其生酧親恩未若資佛力痛念先嗣父某嗣母某本生母某體有異于髮膚恩勤則一亡弟某某情所關于手足征邁斯同兒無常父母共贍共依道有宜室家既翁既具豈期叁歲四親遞奪其三養胡補于升斗才終一星五子遂亡其二壯有甚于癱醫念此碎心疢如疾首若斷五體奄奄氣息猶存難禁痛割自省多生種種罪愆已積應受摧崩茲

運筆宕漾

者節届盂蘭佛埀寶筏念菩薩所首超之衆必閻浮最作善之人如悋一身之不孝不弟悔檄何追乃諸眷屬之無罪無辜脫離差易儻嚴慈施棲引之恩親蒙升拔令骨肉登淸涼之域身顧泥犁譴疏

風吹仙苑出林飛意致超超欲遠

句有刻鏤字字飄動

薦先師雷太史疏

生天成佛文人妄作後先慧業冥心大道何分靈蠢佛所比之應類世乃認爲上因非仗弘慈終難超拔痛念先師翰林院檢討雷某宿緣清淨至性靈通亦曾願作佛弟子非無戒定慧之根未免猶爲世名人

如此亦無罪過

即其貪嗔癡之處慳等師友情關量其沒後或無往

慧識正是咎

慾淪落老婆心切懼其生時偶爲慧識牽纏仰資津送之功得出輪迴之路罔使平生正骨熱腸翻成有漏夙世文心妙識總墮無明速登彼岸永脫諸緣謹

蹠。

亦可自儆。

解人精脣

悲酸之甚

薦亡兒肆夏疏

生遭奇哀恩愛卽成寃對夙迷勝果靈明反作沈淪惟佛恩能豁宽親匪道力孰超生死痛念亡男肆夏慧則秋神玉骨年惟石火電光宿愆不無現業尚未冠婚宦以未嘗筭巳不盈乎廿載貪殺淫其何自罪豈能積乎三生兹當解倒懸之辰乃其永度脫之會溘長逝者五年於此恐未離乎六道之中仰賴圓通以超幽滯但念惟能自度乃可度人惺身無慧劒識不逮於東門服埜慈航悪欲要乎西土沈愛河而作

沒入津梁罔覩向苦海以求亡子鐘鼓何爲竊有癡心祈俾靜願想汝於人間地獄天堂茫茫何處報予以過去未來見在的的安歸非惟藉彼脫離尤所望于導引迷蹤

截不斷愛河之汩汩流聲弄殺能使人低徊

貞心毅氣

可備後事者之謀矣

代薦遼東陣亡將士疏

士志死綏本不暇於致懈人欽纍華何煩代彼興哀要使廟謨無失律臧而協師貞兼之邊計得全嚴翼以供武服廻驅熊羆虎豹之徒以赴矢石皷鉦之役勝則爲功固有尊周攘夷狄之效敗亦無愧要非全軀保妻子之流敵王所愾爲國之殤如此而亡又復何怨乃者建虜鴟張全遼魚爛養成在數十載之前而欲折於今茲之一旦決裂豈二三臣之故而專望于最後之數人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兵食信之

痛心咽氣

較詩更酸楚

難言知者不必行行者不必知戰守和之無據甚且致之必敗之場阨其可成之會時當致命何異一毛將不成功徒枯萬骨雖免偷生同爛額焦頭之衆亦多强死非甘心瞑目之人以玆忠勇之魂反作幽寃之氣或上動乎人天恐逆招夫水旱則死生之在諸將士者囙爲匪輕而災祥之關我國家者尤爲不細某等敢聞國恤舍杼軸而他求仰仗佛恩與津梁之普度謹疏

氣横白山之雲淚滿綠江之水

○ 募造丘家橋緣起疏

夲吾邑北四十里舊有橋曰丘家橋潜沔及邑中走郎子武漢孔道也其地幽岸高急二壁相抱恒有積勢水盈涸皆怒而盈爲甚衝波擊岸而返無所釋憾捍巨石如漂木屑橋力不支不能不圮圮而至於亡矣官民濟者輿馬步皆病或溺焉涸則人行釜底懼不脫於淵亡弟叔靜讀書橋左之龍禪寺曾慨然談及造橋事僧復初者無所長一味專愚而顛能恐勞而已弟曰此募造橋者之具也僧亦先見一馬墜岸

流橫起

人皆任

死心動開弟言心獨喜自負力任募事同年李長叔少參爲之疏於是繫鋃鐺數丈於頸擊柝號通衢者三年頸鎖礫街石有聲石皆刓頸創虫出而橋之不能造如故也於是燒其二指而橋之不能造如故也橋之道石爲土人侵匿搜之至爲所擊折臂而橋之不能造如故也天啓壬戌歲三月予自南都歸將入閩王程嚴迫居家僅旬餘許爲之疏而日不給力亦不能施僧恒明者予族子也力勸予成此事而僧復初不知也人有言予之不爲募疏及財施者皆僧恒

明所特復初恙將與爲難次年癸亥予憂歸客有談及此者曰佛法恐辱戒嗔此豈僧之所爲予心憐焉此僧亦苦矣私計有一人首捐百金爲大衆倡彼二僧者何至是然不敢以其事屬之已亦不敢望之人也予起入內僧養明者在坐謂弟快日而伯氏適動一念而中止若知之乎弟曰不知各罷去居月餘予室人有痛而與予言者曰君昨夕與我言造橋事乎予驚曰未也若安從問及此曰適夢君以百金造一橋聞轉石邪許聲而痛予怵然一念之動萌蘖未成

人我無主而僧占色於外女人感夢於内偓雖非喜施任事之人而持地菩薩及護法諸神已署我作募造主矣偓亦何力以逃之乃先捐六十金以其事告同年謝彥甫侍御彥甫喜立付十金於予問予曰事則善矣收放橋金者爲誰予對以自捐者自貯之以待用餘不敢知彥甫曰子誤矣子任此事而不任收放人將袖金而不出予乃任收放事以其言告李長叔復喜先是王茂才以橋許捐石百塊封識二十金待有首倡而後捐之偓初念其費度可百五十金可

[illegible]子燃手大老
[illegible]虛名作倡
[illegible]

成則取諸相知數人而足弟快與鄉老杜君步其地而相度之曰此橋造之不如深後致頹圮積石偎倚水中助其怒行者之苦乃甚於無橋非三百金不可有餘則菴住僧施茶皆善因也如是則其勢不能不仰於募募非易事也僧復初之效可見於前矣且橋利速成非塔廟等工可以漸次有待於是惺爲疏附長叔後多書小冊令相知者人持一冊隨地隨人大要度其必施者而後募之寧少而與勿多而許使不爲空言錢穀之數與橋費不甚相遠而後從與焉出

入年月絲毫皆有疏記橋成之日易以佳名王費若于同事者若而人并勒碑陰
末數語深得建造肯綮

○○○燄口施食頌

大慈方便度衆生於六道中無不入內秘菩薩現鬼身宛轉乞恣而救苦以權顯實獲利益我觀面然眞菩薩雖具無量憫濟心不得如來無畏力譬如仁吏覩飢民賑助權力須國王投誠阿闍不易逢適值阿難大弟子破額破心恐未至而示一切怖畏相又加國醫挾秘方不覩奇疾不輕與以此現示飢熱身發其悲惱救療意佛眼觀見其狡獪是以默識而微笑以狡獪而行悲願亦爲佛心之所許佛菩薩良藥候因

緣是以當機即施付在在世世登座者則皆如來所分身萬骸同濯甘露汁而然滿願而歡喜稽叩阿難謝世尊世尊心酸始悲淚空諸地獄盡成佛乃爲如來之滅度有如王政暫賑饑終非樂利之本願然此而然之功德六道生生同頂戴我觀而然眞菩薩即以焦面鬼王證若云面然眞骸卩焦面亦非觀世音借喻明切可以發迷

偈一

攝山偈 并序

甲寅正月三日辰霽登攝山頂焉蓋至攝山之二日也寺僧戒凡者猶夫僧耳予未之與語也頃之予從壁弄中望江聞其語音識其為江右人問其郡曰吉安其邑曰永豐始問其姓乃曰鍾氏為恭愍公同四代孫蓋予先世亦吉永豐人也時同遊者為新安吳康虞惟明閩商孟和家梅林茂之古度弟居易快僧無恖茂之忽從柱上見聯句云暮鼓晨鍾驚惺河由

名利客經聲佛號喚回若海夢迷人與予姓名䵺畫
波撇絲毫不差葢鐘鼓之鐘作鍾驚醒之醒作惺神
或告之矣相與驚心動骨爰書其事係之以偈仍書
一卷孟和爲圖命凡公藏之山中作異日一段公案
而胡彭舉宗仁聞其事爲予寫此卷詩自疊浪巖以
下皆是日作而先一日有攝山道中及明月臺白鹿
泉三詩并同遊者題詠皆書左方偈曰

千錯萬錯　兩字偏錯　千錯萬錯
、、、、
兩字不錯　我名我姓　明明道破

我面我目　頭頭借過

事有偶然適爲知者勤耳

○戲爲達觀和尚下火偈括其語爲起句

世法如此久住何爲咄自了漢爾來爲誰靡寄不住靡太不辭三負逋二舍宅他之僉云勇決撒手當機懷寶走疾遲則或知漸遠安步諒莫我追添薪颺爐一夥鈍師厥有憨公名憨則宜幸無明眼質此頭皮牢籠一世宵遁盡歸寃頭債主對面難欺賊後安弓我言似遲肯來明此證佐在茲不然牛馬多生無期灌灌告爾是大慈悲

此偈似屬翻案語近嘲謗然實悲其燈之不傳也

達師聞此當爲慟哭。示吳康虞居士轉致憺居憨山二道人。附記

直抒其解會。不作怒張悲悼。

○內人吳氏血書普門品偈

心云何一念云何力。無垠悲歎在此一滴。解瓔共誠。獻珠同疾。

扇箑銘

藏汝逸汝汝曰棄捐吾烏見夫僕僕倈衻者之能終其天年哉

紈扇可以無悲矣

竹鎖銘 并序

閩上杭人斲竹爲鎖堅澤如銅機發如之予畜其一銘曰

緑兮猗猗兮𦻈𦻈兮皖鑰兮管如冠斯𥮾𥮾敢勿諾古勁竹萌脫土

〇〇又

勿金火箭則可用覗禮審閉啟脆乃生變後金剛壞

煞趣

鋳鉢銘 并引

鎮江鋳工某不董治鋳爲鉢不貳價價則飯

僧僧徧沾遺予一具銘曰

有鉢青玉黒四際以鋳爲之恭此意潤州古塔剏厥

類攻金之工夫幾氏齋焉後鍛價不貳 北固衛公鋳塔今猶在用

月支王延

塔供鉢事

未見鏺鏺亦饒古色

○○開天容墨銘

彼蒼蒼闇而光曷雲烟生古香光匪白闇匪黑彼蒼蒼其正色

末句切當

○○瘦鉢銘

吳康虞有瘦大受斗木質石文中可坐佛其實鉢也口占銘焉

竪則龕仰則鉢所受多所取約

能具其體矣。

又

出云則食入云則坐舉示世尊世尊曰可

奇快可口

夢中硯銘

乙卯予在黔闈中夢吳明卿先生示予一硯曰此李伯時物也左方有銘爲伯時自書

玉之理全於此

可以得其人矣

應有艷者在其側

○○郭建初像贊

淬厺匪癯戰勝匪腴爲俠爲儒將安居問翁不答請示阿堵○

謂是神情在阿堵中

○○○謝在杭像贊

文豈必弱淸豈必約矣是故賾焉寬博圖書丘壑以占憂樂世烏知其所託我視我癯匪駭爾碩視予欲笑鬢眉領諾彼變彼姝誰貌置爾傍我題則及之附爾則彰

出其腴體矣筆氣復遒上

○○棐太公像贊

交翁予未識翁子癯然翁則豐形所畀神所同豐下有後予賞且賢所不足者不至大年唯天福善而亦忌全有子支脉永思言貌我用爰之恐其太肖

此就事作贊者

○○崔徵仲像贊

子處閩天萬里予來燕既見止共長安歎見難披子像意亦歉吾是以遲遲其題而不了還

文情婀娜

自成別致○

○○吳康虞像贊

此康虞居士也吾前未見子之笠之衲而棕其履也○而今笠矣衲矣棕其履矣然吾猶能見子之神明於未笠未衲而棕其履也子見我山中乎請告吾所以

只三折成文却波濤洶洶○

○○王汞啟像贊

汞啟小像作秉燭夜遊圖葢六七年前所爲丁巳正月鍾子客金陵出而索贊於是與汞

癡情刻妙

波瀾百折

逗出余題

啟別八年矣感而題之曰

始吾見其太美幾不以爲王子矣王子曰子試思八年前之爲王子者與此似不似也乃瞿然復以爲王子念其所以致此者雖吾與汝秉燭之遊又烏可已

爽氣橫空

自題小像

萬曆丁巳余年四十有四始畫一小像野服杖松下松又友人胡彭舉所補題曰

頗胡以不少余不以此始也服胡以不官余欲以此

淸潤

止也胡子曰置我於長松之下知我者胡子也

流奔電舉足擬其踈快

○○○又

以若人而野服杖松下其誰曰不宜舍而求所以簪紱之故余亦不自知亦既簪且紱矣如是而有溢思天與人終不益汝一絲又將汝瑕疵戒之哉覩此野服杖松下者念茲在茲

松停石峙皆發其止足之想

○○沈全吾大參像贊

神蒼蒼如木在霜烟日潤之不輟其芳骨磊磊如石在水苔藻繡之其章有斐鳴呼君子哉文質彬彬詢仰之次不敢求之於今日也曰古之人古之人

語亦蒼秀

○○徐生像贊　鄒彥吉先生答

余日侍愚公先生之側而必見徐子胡先生之高巖一日無徐子則不喜視其容洵柔慧而溫美然其傲然於寒梅枯石之下又若默喻其高巖之旨兀然獨坐察其日意所關常在先生之動止鳴呼先生之不

能一日無徐子也意葢以此

象既摹神茲更能出其筆意所云畫畫者

○　蘇弘家中丞像贊

於戲是其儼然者厲耶温耶目擊之斯須而已存口道之累月而不得一言葢惺之去公近者目也忝公遠者口也悠悠忽忽在前在後於戲其人之天又安能爲吾筆舌有耶

直出其不答言之妙

○

○章曠叔像贊

元次山有言干進之客勿遊退谷爲人厭者勿泛杯湖吾幼而見晦叔三四十年矣覩此紙如新接諸目此不爲人厭者請賜杯湖一曲獨吾以干進而自號退谷又手茲山澤之客吾以此愧夫晦叔

晦叔能得其不厭乎其然其然

畫靈壁石贊

吾聞靈壁以音見賞畫則肖形厥音安在聽於無聲天際之想巧

無腹韻折

鄒公履像贊

公履索予贊而義不受諛贊曰

彼姝者子使人不敢以爲美則世所謂美丈夫者支離焦僥而已嗚呼彼是因彼反映而出其美

自題贊

海神與秦皇帝相見約曰我貌醜勿圖我許之從官有以足指畫其形者神怒激水崩岸曰帝負我物情之護醜而好妍如此予形寢頹見者每至失望江陵

胡君平手圖之而去裴晉公有言彼見我龍鍾故相戲耳請以蒹葭蒲柳之質供君平兄弟一笑可也

自謙應如是

曹太公像贊 能始尊人

未識翁交翁兒覩茲像壯彊時幸瞻禮欽威儀與翁子年俱衰而翁貌似未移若有翁吾翁如我父感翁獨愉壽過翁樂則輸盡人子色養殊瞻禮後感歎初

短韻取媚

李宗文像贊

世之未見予者妄意其爲偉丈夫覩其貌則癯閒宗文之風者以爲洮洮濟僊覩其人則瘉人之精神偶寄于一軀觀者烏可爲是拘拘

脫甚

○○楓橋夜泊戲題徐元歎扇頭小影

山頂露漸秉冠巾詩肩聳巳擬負薪持以障日其中空洞無物以手捫摸亦熨貼而無不勻何以清宵談話杯酒入唇肝腸磊塊恩以頸血濺人恩仇滿世何難用此幻泡之身

可以想斯人之意氣。